

台湾

沈亚

梦中的

森林中的魅惑

女

沈亚的梦
天使也动容



梦中的梦中的梦

(台湾)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**沈亚作品系列
梦中的梦中的梦
(台湾) 沈亚 著**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**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3000**

ISBN 7-5378-1731-0/I·1691 定价:8.80 元

楔 子

邢怜生决定要退休了！这个决定来得如此的突然而且坚决，使所有的人都觉得意外；但是他潇洒得很，说退休就退休，辞呈一丢就走人，什么高官厚禄都留不住他。

唯一赞成他这个决定的只有一个人——戚小海。

小海不但赞成而且还极力鼓吹他到台湾来发展，尽管他的上司为了这件事气得七窍生烟。

邢怜生同意了，他准备好一切便准备出发到台湾。

事情当然不如他所想像的那样顺利。

理由很简单——写这逗部小说的人不是他，而是我——

哈哈！



邢怜生遇见欧阳仔仔是在一场慈善义卖会上，他们从头到尾只说了三句话：一、你好，我是邢怜生。二、很高兴见到你。三、再见。

简单、明了、迅速、确实。

没有天雷勾动地火，没有天地为之变色，可是——

问题就在于逗个“可是”，可是邢怜生不知道仔仔是个什么样的女孩。

我想你们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为你们做个小的、短短的介绍：

欧阳仔仔是个芳龄二十一的女孩，她之所以会出现在那个场合是因为她有个姊姊，欧阳冰冰。（附注一点，她很不能谅解为什么她的父母给了冰冰这么一个“正常”的名字，而她却要叫做“仔仔”？！这是十分不合理的！可惜她抗争无效，她的父母微笑地对着么女说：因为你出生的时候长得像仔仔，她欲哭无泪，而身分证上已经明方记载了。）

欧阳冰冰是个女继承人；她继承了她的家族企业。而那场慈善义演是她踏入美国市场的第一步，仔仔待在台湾穷极无聊，于是要求也一起去，所以她就出现了。

怎么形容她见到邢怜生第一眼的感觉呢？应该说：就是他！

请相信我，仔仔不是个花痴，她是个可爱而且令人喜爱的孩子，长到二十一岁了却还从没谈过恋爱，她是个——嗯——相信一见钟情。相信妖精的女孩（我不能说邢怜生的不幸是由我造成的，打死我我也会承认的！）

一整个夜晚，她的视线都停留在那个高大俊挺的混血儿男子的身上。

你知道吗？我不得不相信仔仔看人的角度和我是有些相近的，她并没有看到邢怜生是不是有张令全天下女人为之疯狂的面孔，她也没想过他是否富可敌国。（这样形容是有些夸张啦！不过邢怜生的身价的确惊人。）她只看到他那深沉而忧郁的眼眸，略微叛逆而嘲讽的微笑，她就几乎决定了他们的一生。

几乎。我说的是“几乎”喔！

因为邢怜生没看到她，我可不知道他的心里是否也和他的外表一样那么不在乎。可是直到散会，他都没再和她说过一句话，你可以想像仔仔的心里有多难过了，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呢？

所以这个“几乎”一直到三天后才改变成“确定”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他们正好搭同一班飞机。

梦中的梦中的梦

哈！你说天底下的事是不是都好巧呢？

哈哈！其的好巧——

A

“把你的眼睛收回来。”欧阳冰冰叹口气说道。

“有么明显吗？”仔仔心虚地咕哝，有些不甘愿地将视线收回来。

“仔仔，我认识你已经有二十一年了。”她瞪着妹妹，“你难道还想瞒我吗？你再这么看下去，我怕飞机会爆炸！”

“可是你不觉得他实在是很迷人吗？”她天真地说着，双眼闪闪动人。

“我觉得这是一种视觉享受耶！”

“仔仔”

“好嘛！”她垂下眼，忍不住噘起樱唇：“你真是不讲理！”

冰冰又好气又好笑地瞪她，“什么叫我真的不讲理？这样看着别人是很没有礼貌的！难道你的小学老师没有教你吗？”

“有，不过我忘记了。”她调皮地笑了起来，“你有带国民

礼仪手册出门吗？”

“我真不敢相信！你再说下去我会很不淑女地昏倒了。”冰冰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终于看了不远处的男主角一眼，“好吧！我承认他的确是很迷人的，可是我还是不能接受你的说词，所以你最好管好你的眼睛，免得我把它们握起来。”

“冰冰！”她抗议地嚷了起来：“现在都男女平等了，为什么你可以接受男人瞪着女人看，却不能忍受我欣赏别的男人呢？这是不公平的！”

“你枪毙我好了，我是个不折不的老古板。”她微笑着回答。

“我真恨你！”她怨恨地朝她露出可爱的小虎牙。

欧阳冰冰拍拍妹妹的小脸，“请便。”

仔仔认命地叹口气，坐在豪华舱的位子上穷极无聊地望着窗外的白云。为什么不能看呢？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她喜欢的人，看他总比瞪着明星的照片尖叫着“偶像”还来得好吧！

她们很快就回台湾了，万一他不是要到台湾怎么办？万一他只是过境呢？想到这里她不由得跳了起来，“冰冰！万一他只是过境而不是要到台湾怎么办？，她焦急地拖着她的手，“万一我永远都再也见不到他了呢？”

“仔仔——”欧阳冰冰讶异地轻嚷：“你是真的喜欢上他了？”

“我看起来像是在开玩笑吗？”她嘟起唇：“当然是真的！”

“可是你才见过他一次！”

“这和我见过他几次有什么鬼关系？”仔仔莫名其妙地瞪她，“难道你会因为见过一个人一千次而爱上他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可是——”冰冰摇摇头，实在想不出任何话来反驳她，仔仔一向很随心所欲，可是她从没想过她居然会爱上一个才见过一次面，根本连认识都还谈不上的男人，这和她所知道的仔仔可不一样。

“没什么好可是的！我要去问他他的地址和电话。”她迅速作了决定，话一说完便起身想出去。

“欧阳仔仔！你疯了？”她怪叫，连忙拉住她，“快坐下！”

“冰冰——”

“两位小姐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服务的吗？”风度翩翩的空中少爷微笑的来到她们的面前。

“没有。”冰冰朝他笑了笑，用力将仔仔拉坐回她的位子上。“我妹妹想要一杯水。”

“好的，请稍候。”

“你拉着我干什么嘛。”仔仔生气地叫了起来，全机舱的

人都被她的声音吓了一大跳！

“你再叫一次我就终止你所有的零用钱！而且爸妈知道！这件事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！”她轻声威胁。

“欧冰冰冰！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要终止我的零用钱！就算你这辈子再也不给我半毛钱，我也一样要去！”她固执地说着，完全不顾她的反应站了起来，走出她们的位子。

冰冰呻吟一声闭上眼，仔仔的固执是出了名的难缠，她所决定的事几乎没有人能改变它！就算是天皇老子的命令也一样，这是她从小就知道的，千万不要企图改变她妹妹的决定。

所幸仔仔很少真正坚持什么事，可是这次她真的是着了魔了！

仔仔坚定不移地往对方的位子走，看起来像是复仇女神一样地步履坚定，可是走到距离邢怜生一公尺的地方，她还是停下来了——

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？！如果他拒绝她，不管他的语气是多么温和，她都一样会当场死去的！

她犹豫了三秒钟，才决定不顾一切的时候，背后突然有人用什么东西抵住了她！

“往前走，什么声音都不能发出来，要不然我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！你还这么年轻，总不会想这么早就死吧？！”

仔仔眨眨眼，觉得怪异地想回头。
“不准回头！我叫你往前走！”
她讶异地瞪大了双眼！她居然劫持了？！
哇！这么夸张？！
背后的人用枪抵住她，低声喝道：“走啊？”
她只好往前走，可是心念已转了好几转：“喂！你想劫机
啊？我要不要把手举起来？”
“少废话！往前走！”
仔仔耸耸肩，继续往前走，“你一定会后悔的。”
豪华舱的走道不算小，他们慢慢地走着走着，很快就走到
欧阳冰冰的面前，冰冰讶异地看着妹妹又走了回来：“仔——”
话还没说完她就怔住了！仔仔的身后有个神情紧张的男人正
押着她！
仔仔无言地对她翻了翻白眼；她叹了口气，怎么有仔仔的
地方总是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？！
刚刚的少爷端了杯水走出来，“小姐——”他顿住，“你
——”
仔仔乘机往前一撞！“有人劫机啊！”
场面顿时大乱！仔仔和空中少爷撞成一团！尖叫声此起彼
落地响了起来！

“通通不许动！”劫机的男子握着枪紧张的大叫：“坐下！坐下！要不然我开枪了！坐下！”

“仔仔……”欧阳冰冰摇摇头叹息，“你真的是唯恐天不乱……”

在仔仔奔窜到刑怜生的面前之前，他一直是闭着眼的，脸上的表情充满了不耐和厌恶，仿佛是一个受不了小孩吵闹的大人一样。

可是仔仔就像一个小精灵一样地蹦了出来，她的动作快得让那个可怜的劫机分子本来不及反应！她先是撞倒了空中少爷，然后又一溜烟地窜到贵宾舱的最前方，气得他大吼：“我叫你站住！”

仔仔这才一脸无辜地高举双手停下来：“我站住了。”

那男人紧张地用枪比比空中少爷，“你，去通知机长转向，飞回美国去，不准乱来！我的同志已经控制了前面了，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，我真的会开枪的！”他的冷汗涔涔地滴落下来，持枪的手有些颤抖，话一说完又紧张地比比仔仔，深怕她又有什么惊人之举。仔仔无辜地扮个鬼脸，“我很乖啊！不过我有个问题，既然你要到美国，为什么要搭这班飞机？干脆不要上飞机不就得了？！”

“你懂什么？住口！”他气得奔到她的面前举起枪，眼看就

要打下来——

仔仔双眼一闭，准备承受重击，没想到等了三秒钟还是没事，她偷偷地睁开双眼——

邢怜生稳稳地握住了对方的手，表情平静得令人怀疑他到底知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恐怖份子？！

“我不喜欢有人在我的面前打人。”他的声音轻柔却有种致命的权威和压迫感。“收回你的枪，万一走火了可就不好玩了。”

“放开我！不然我要开枪了！要死大家一起死！”男人痛得大叫！

“我想这是代表你不愿意照我的话做？！”邢怜生微微一笑，所有的人都还来不及反应，他已经反手一拍——

男人的惨叫声响起！那把枪已经落在地上。

邢怜生将枪拾了起来，扔给尚愣在一旁的少爷，“找人把他绑起来吧！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他的伙伴……”

“他只有一个人。”邢怜生微笑着转向仔仔，表情仍是一派的平静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！“你没事吧？”

仔仔一脸的崇拜：“哇！你好厉害！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只有一个人？”

“因为如果还有其他的人，早就会出来了，不会让他一个人面对这种状况。”邢怜生看着她，这个孩子比他所想的更有勇气，原先他只以为她是个像洋娃娃般美丽的孩子，可是她的表现却让他改变了他对她的印象，除非他是误将她的愚昧当作勇气。

“我可以坐下来吗？”仔仔居然这样问他，已走到她身边的欧阳冰冰不由得呻吟了一声！

她怎么会有这样不择手段的妹妹，那个可怜虫倒楣得成了仔仔的工具。如果要她说，她认为世界上不会有任何恐怖份子比得上仔仔！

邢怜生看了欧阳冰冰一眼，“欧阳小姐？”

“我得先回我的位子休息一下了，你知道像我这样的女子是禁不起任何刺激的。”她摇摇头叹息一声，仔仔对她扮个鬼脸。

“慢走。”她淘气地回答。

“仔仔——唉——”冰冰无奈地叹气，“唉——”



“小海，为什么他还没到？”海儿有些不耐烦地说着，不停

地望着飞机场的公告板，“没有说飞机会误点啊？”

“有人劫机啊！”他闲闲地看着报纸，仿佛在说一件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似的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海儿瞪着他，和小海在一起的日子里，她早已习惯他经常出人意料的“惊奇”，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未卜先知似的，她总是不明白他怎么可以几乎什么事都知道？！

“你没看见跑道上已经有一大堆警察了吗？记者也都准备好了，很快他就到了。真是的，到台湾还要给我一个礼物。”戚小海微微地笑了笑，“他就是这个样子，所到之处烽火连天。”

“这是在说你吧？！”海儿啼笑皆非地，小海似乎还不明白他自己的问题才严重！有他的地方想安静才难！

“我？！”他讶异地望着她，一脸冒犯的不服气：“我是正义的使者。是非的仲裁者耶！”

冷海儿不客气地大笑三声。她的样子么可爱，表情那么夸张，令旁边的人不由得将视线转到她的身上，可是她却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；反正她早已习惯了，和小海在一起想不引人注目也难！

世界上必须在乎的事太多了，如果每天都注意这些，那他们还活着做什么？！

“海儿！”小海叫了起来：“你好像很不以为然的样子？”
“不是‘好像’，是‘根本’很不以为然。”海儿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，

“想不出来世界上居然还有人比你还会惹事的！邢怜生只要不让你整到翻掉，就算他运气好的了！”

“我要和你绝关系！”

“请便！”她还是在笑。

记得当年的宝儿说过一句话：世界上大概只有海儿制得住小海了！

他摇摇头，怎么！原来她有预知能力的？！

对海儿他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俗话说世上一物克一物还真是有道理，至少他也只拿海儿没法子。

海儿四下张望着，看看手表，他们已比原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了。“我去问问柜台的小姐。”

“何必问？”他咕哝着将报纸拿起来遮住脸。他可不希望让警方的人发现他在这里，天知道他们已经恨死他了，上次烈火和萨非的事都还余韵未消呢！现在他在这里出现，他们一定会以为又是他捣的蛋！真冤枉！

“小海！”

“小声一点啦！你怕人家不认识我啊？！”他连忙作手势示